

论 意 象

周 啸 天

意象，是诗意的象征符号。远不是所有的诗歌形象都能称之为意象的，如“两个黄鹂鸣翠柳，一行白鹭上青天”，黄鹂、白鹭是眼前景，可以称为形象，而不能称为意象，因为它们不是象征物。“洛阳亲友如相问，一片冰心在玉壶”，冰心、玉壶则是意象，它们不是眼前景，而是经过提炼的象征符号。

未经提炼的眼前景，只是形象。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象征物，就不仅是形象，而同时是意象。诗歌创作是“情动于中而形于言”。“情动于中”即萌生诗意，诗意原是抽象的，例如“相思”；“形于言”，则须为诗意找到恰当的象征物，于是产生了意象，于是抽象转化为具象，例如“红豆”：

红豆生南国，春来发几枝。

愿君多采撷，此物最相思。

王维《相思》二十字之所以成为千古绝唱，首先就在于诗人给“相思”找到了一个绝妙的象征物——“红豆”。找到了这个象征物，诗就成功了一半，所谓“斜阳芳草寻常物，解用即为绝妙词”。何谓“解用”？说穿了，便是善于提炼，赋物象以意蕴。

诗人杨牧告诉我，他在石河子时，心中曾一千遍追问：“什么是新疆建设兵团？”这就是说，他想为新疆建设兵团寻找一个象征符号。一天，他看到退役者摘掉帽徽的军帽上呈现出一颗绿色的五星，喜不自胜——“我找到了！”于是就有了《绿色的星》那首诗，也有了一本诗集的名字。

准此，写《相思》时的王维，恐怕也曾心中一千遍地追问过：“何物最相思？”直到有一天，他突然看到或想到了红豆。“红豆！”“绿色的星！”原来新诗和诗词在意象的追求上，是如此这般地相通。

红豆何以能成为相思的象征物呢？首先，红豆的别名是相思子。其次，有一个民间故事，说的是一位女子望夫而死，在她泪尽之处长出树来，结出果实，就是红豆。而红豆的形状，又活像一滴滴血泪。《红楼梦》二十八回贾宝玉在冯紫英家唱曲，打头一句就是“流不完相思血泪抛红豆”——这可以说是对红豆这一意象的绝妙阐释。

所以，《相思》这首诗一起句，“红豆”两字就占尽地步。接下来，“春来”还是“秋来”，无关紧要，关键在于“发几枝”——既关红豆，又关相思。接下来，“多采撷”还是“休采撷”也无关紧要——说“勿忘我”和说“忘记我吧”，反正表达的都是同一种深情，后者可能还更加苦涩。关键在于“此物最相思”——诗人心中反复追问的问题，答案找到了。

何物最相思？——“此物最相思”。前人说，五言绝句须篇法圆紧。如何才能做到篇法圆紧？由这首诗可见，有一个好的意象，就能够做到篇法圆紧。

作者：四川大学教授，中华诗词学会顾问